

剩菜盲盒

如今是「萬物皆可盲盒」的時代。玩具盲盒、衣服盲盒、機票盲盒早就弱爆了，翡翠盲盒、榴槤盲盒、蚌珠盲盒，將好奇心、未知性與賭的成分更升級一步。如今，又輪到了「剩菜盲盒」。

內地甚至已經有了多個專門經營「剩菜盲盒」的互聯網平臺。商家在晚上七八點之後，將當天沒有賣完的食品，麵包、壽司、餃子、滷味、甜品、果切、盒飯等，以盲盒形式打折售賣。商家減少浪費，顧客省錢實惠，又增加了趣味性，受到熱衷「薅羊毛」的年輕消費者追捧。筆者趕時髦搶了一回，九點九元開到兩塊奶油卷，相當划算了。不過嚴格說來，這種「剩菜」只是餘量食品，並非真正的別人吃剩下的菜。

民國初年，京城有一種吃法，叫作「瞪眼食」。其實，就是雜燴菜。有些人將飯館、酒席的剩菜，全部倒在一口鍋裏，京城土語叫作「折籠」。重油厚醬濃湯混合，已經看不清底下究竟有哪些吃食。

這種菜，專門賣給洋車夫、搬運工等苦力。每掏一個銅板，可以伸出筷子到鍋裏夾一次。究竟能夾到什麼，全憑個人運氣。運氣好的，夾到一個肉丸子、雞腿，就賺到了；時運不濟，夾到一塊瘦魚骨或是爛菜葉，只好自認倒霉。而且，這像抓娃娃機一樣，夾到的菜萬一手一抖，還沒放進碗裏即從筷子頭上掉落回鍋裏，銅板不退，但菜不允許重新夾。

正因如此，食客們圍着大鍋，一個個瞪大眼睛聚精會神，生怕出意外。而攤主同樣瞪眼監視，防止有人多夾。遂被稱為「瞪眼食」。有些破落的八旗子弟，像阿Q那樣——祖上曾經闖過，但後來又像《難兄難弟》裏的李奇那樣，繼承了「貧窮」，也加入了瞪眼行列中。這真堪稱是正宗「剩菜盲盒」鼻祖。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本周繼續在維也納泡博物館。若說在「音樂之都」最負盛名的畫家，非分離派泰斗古斯塔夫·克里姆特莫屬。除了陳列其傳世名作《吻》等重要作品的美景宮，博物館群中的利奧波德博物館及距離不遠的維也納博物館也坐擁大量畫家名作。本周應景地推薦一張以克里姆特早期代表作《愛的寓言》為封面的唱片。專輯由德意志留聲機唱片於一九八三年灌錄並發行，收錄了意大利指揮大師克勞迪奧·阿巴多執棒倫敦交響樂團演繹奧地利作曲家理查·史特勞斯的三首交響詩：《唐璜》《蒂爾的惡作劇》和《死亡的淨化》。

電影解說

近來，各種視頻網站上「電影解說」類視頻肉眼可見地多了。「繁榮」的背後，既說明觀眾對這類「x分鐘看完xx電影」的視頻有需求，也說明做這類視頻「有利可圖」。

視頻網站上，一些頭部電影解說賬號，每條視頻的播放量都在幾十萬上百萬左右，可以說相當驚人。而製作者的收益與視頻播放量緊密相關：以內地幾個頭部視頻網站為例，一條視頻每十萬播放量的平均收益，「今日頭條」為二百至三百元，「抖音中視頻」為三十至七十元，「Bilibili」為一百至一百三十元。也就是說，如果做了一條高質量的電影解說，同時在上述三個平台發布，都獲得一百萬播放量的話，製作者大約可以獲得五千元人民幣的收入。

我不禁想，這樣的「電影解說」會侵犯版權嗎？畢竟解說的基礎來自於電影本身的故事，而故事來自於導演、編劇、演員等人。把別人的故事縮短一些，換個說法再

講一次，再配上別人拍的畫面，這個視頻就是屬於自己了嗎？查了一下網上的說法，果然，針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很多討論。主流看法是，如果只對電影進行濃縮、剪接和講解，即純粹的「x分鐘看完xx電影」是很有可能被認定為侵權的，但如果在此基礎上加上了一些個人的觀點，比如評論、吐槽、分析、發散，就很可能被認為是「合理使用」。而且，只要不是在電影上映期間分享有「劇透」性質的情節濃縮視頻，就很難被認為對原作品的潛在市場或者價值造成影響，進而更難被版權所有方追責。

看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法律對於「電影解說」視頻似乎也沒有辦法。只能告訴各位，如果「解說」看到一半覺得還不錯，記得關掉視頻去看原片，一定更吸引。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前幾天我的手機壞了，換了個新的。這幾天，陸續下載安裝些常用的App。令我驚訝的是，它們剛前後腳來到我的新手機，就混得爛熟了。昨天睡前用讀書軟件瀏覽了幾本小說，第二天點開一個購書App時，頁面上整整齊齊列出了昨晚我瀏覽過的作家的書。不用說，一定是讀書軟件通風報信，把我夜讀的內容洩露給了圖書電商。其實，購書App推薦的書目中不少我早已購得，大概因為這些書是從實體書店買的，而App的情報網尚未延伸到線下購買紀錄。而且，App還沒和手機攝像頭「勾

App裏的取經路

搭」，不然，它定要唆使攝像頭偷看我的書櫃，掌握我的購書空白，更精準地刺激我的買書欲。

讀《西遊記》時，常受一個難題困擾：唐僧的行蹤是如何洩露的。盤踞潛伏在取經路上的妖精們似乎有一個共享的通訊網絡，實時追蹤唐僧師徒的行蹤並發布在妖界群聊之中。若把人生比作取經路，我們都是取經人。而手機裏的那些App或瞄準你的錢包，誘你豪橫支付，或耗費你的時間，讓你沉迷其間，真真像極了《西遊記》裏支起大鍋、淌着口水等吃唐僧肉的各路妖精。這些神仙佛祖身邊人嗎？

App，有的面容姣好，巧笑倩兮，好比女兒國的玉兔精、陷空山的金鼻白毛老鼠精；有的表情悍橫，各恃法寶，張牙舞爪，又好比黑熊精、老虎精、豹子精；還有不少背靠實體機構，詐立名目，巧取豪奪，不正如那些下界為妖的神仙佛祖身邊人嗎？

如前所述，App們和妖精一樣，不但對我們的日常行蹤瞭如指掌，還互通消息，沆瀣一氣。當我們一不留神，被捕入了App的洞府，可沒有孫悟空打將進來搭救性命，更沒有仙佛在雲端喝那一聲：孽畜，還不現出原形，隨我去

吧。唯一可做的，只能如大唐聖僧般正心誠意，固守本心，抵禦外邪。事實上，這份堅定恰是孱弱如唐僧終成正果的根由所在，也是我們在這個App林立的世界裏取經之必需。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夏日樂趣

今年端午期間，北京氣溫衝上四十一攝氏度，打破了六十餘年的同期紀錄。綠樹陰濃夏日長，解暑當然要吃西瓜，會吃的汪曾祺說：「西瓜以繩懸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聲，涼氣四溢，連眼睛都是涼的。」城市沒有以前的老井，「繩懸西瓜置井中」的夏日樂趣，只能用冰箱裏的「冰鎮西瓜」來代替。

夏天都會吃冰棍，蘇童筆下的冰棍往事讀之尤令人難忘。小孩子嘴裏吮着一根棒冰（即冰棍），手裏拿着一個飯盒，在炎熱的午後的街道上拚命奔跑，「飯盒裏的棒冰在朗朗地撞擊着，毒辣

的陽光威脅着棒冰脆弱的生命，所以孩子知道要盡快地跑回家，讓家裏人能享受到一種完整的冰冷的快樂」。這份夏日裏「冰冷的快樂」，因為有孩童的懂事而讓人感動。

河裏游泳是消夏常見的活動，作家中游泳最好的或要數沈從文。 「天熱時，到下午四點以後，滿河中都是赤光光的身體。」沈從文在三十歲時寫的《從文自傳》記錄，學塾擔心學童下河洗澡，每到中午散學，照例必在每人手

心中用朱筆寫個大字，但沈從文「尚依

然能夠一手高舉，把身體泡到河水中玩個半天。」這裏一可見游泳本領相當厲

害，二也反映夏天在河中游泳確實讓人舒服。

沒有多少人喜歡夏天的高溫，有些小動物卻特別歡愉。天氣一熱，北京老胡同裏掛在門口的蟬蟬又開始叫起來。蟬蟬主食南瓜花，據說吃了辣椒叫得更亮更久，有好玩者便會挑青辣椒來餵。現在，北京郊區和附近河北的農民到夏天還會捉了蟬蟬到城區來賣，一隻蟬蟬配一個小竹籠籠子，還價的話十元人民幣差不多就能拿下。

畫蟬夜蛙，是夏天的專屬聲音。在中原地帶，現在樹林裏每到傍晚就聚滿捉蟬的人群，蟬出了地下洞穴後當晚就

會蛻變，於蛻變前住簡單來一盤「油炸金蟬」，鮮香酥脆很好吃。幾年前，二十餘位來自香港的大學生到中原參訪，接待者把炸好的金蟬擺在樹幹形狀的擺盤上，香港學生可能多沒見過金蟬，竟都嚇得不敢動箸。我知道它是個好東西，也就頻頻舉筷，而不顧「菜不過三口」的禮儀了。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荃灣大會堂的《牽牛花》

究其原因，當年的荃灣大會堂坐落於海邊碼頭前端，與港鐵荃灣總站和鬧市有一段頗遠距離，交通並不方便，難以吸引觀眾到場。然而，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我曾經長時間在該大會堂推動兒童劇演出，與該場地有深厚感情。

我記得每次從港鐵站步行至荃灣大會堂，都會經過小店林立的路德圍，那裏有很多地道小吃，令人垂涎三尺。大會堂的前端是碼頭，當年有「水上的士」可以乘船到中環。即使並非乘船，在碼頭亦可觀看日落美景。自從不再直

接參與表演活動，我已很久沒有到過荃灣大會堂，即使前往觀看演出，通常都是來去匆匆。本月初我再到該大會堂，時間較充裕而在周邊瀏覽一下，不期然又湧起滄海桑田的感覺。

大會堂外牆已從咖啡色轉為米白色，予人清新氣息。周圍都是新型屋苑和商場，互相連接行人天橋，市民不用在街道遊走而吸取汽車廢氣。大會堂設有音樂廳和文娛廳，另有一所展覽館。是次我觀賞了新進團體在展覽館演出日本翻譯劇《牽牛花》。劇本原是意念化

的倫理暨懸疑謀殺故事，劇團將展覽館布置成冷冰冰的家居環境，不設觀眾席，觀眾需要遊走於環境之內，演員就在觀眾身旁演戲。雖然我覺得演出形式並不配合劇情，但是就如荃灣大會堂的新穎轉變，劇團的創意仍然值得欣賞。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愛的寓言》

《愛的寓言》展現出邁進而立之年的克里姆特出眾的寫實功力。作品以一個細長條的畫面呈現了一對如同電影男女主角般的愛侶，以側臉示人的二人緊緊相擁深情對視，沉浸在滿滿的愛意中。兩位情人頭頂被雲霧繚繞的朦朧感意境所籠罩，唯有頂端出鏡的幾個其他女性形象和骷髏臉部得以清晰呈現——這些面容不僅象徵着女人的青春、老年與死亡，也暗喻愛情的轉瞬即逝。這種形式在畫家黃金期的作品中也反覆出現，左上角代表死亡的骷髏也和史特勞斯《死亡的淨化》主題相融合。從克里姆特此作中能夠明顯看出十九世紀下半

葉席捲歐洲大陸的「日本主義」對他的影響——中間細長的畫面在兩側金色畫板的映襯下，展現出了日式金色屏畫的效果（傳統西畫除了祭壇畫外側嵌板外並沒有細長豎條的創作形式）。左右頂端部分的粉色玫瑰與女子的長裙相呼應，反映出新藝術運動風潮中的裝飾性對年輕克里姆特的影響。值得關注的是，大部分空白的金色畫板或許反映出他已經領悟了東方藝術中的留白。

不過，唱片封套僅保留了畫面正中

央男女旁若無人的深情對望局部。

「碟中畫」理查·史特勞斯三

首交響詩／《愛的寓言》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菜單上寫着「香拌雁鵝唇」，不懂就問，這是什麼？服務員告知是鵝的上唇，作為一個從小就跟大鵝有淵源的東北人，眼看着牠們從鐵鍋裏走出，留下如此細膩的部位，不帶走一片雲彩，一時間竟然誠惶誠恐。

然而，多大的敬畏都敵不過好奇心，上桌的那一刻還是「一馬當先」伸出了筷子。一片雁鵝唇，微微捲曲到精妙，像舞蹈中的「美人下腰」，薄而自在，掛着恰到好處的拌汁，輕盈低調。嚼到之後大喊一聲，「好吃！」就是對這幾分鐘全部的交代了。前一秒停於混沌中的疑惑、探尋，很快在「唇齒相依」的那一刻落了地，脆生生的雁鵝唇，宛若開局的一首歌謠，細膩光潤，有點像壓平之後鴨舌跟鳳爪的集合體，比前者多一絲絲Q彈，比後者更加溫順，吃起來平易近人，一看就是好性子。

後來帶着滿心感激做了功課。這才知道此鵝非彼鵝，貢獻給這道菜的，跟尋常人家拿去燉的家養鵝有所不同。它學名叫「雁鵝」，與鴻雁同屬一科，多棲居在東北、華北地區，耐寒壯實，本身也肉質肥美，適合做菜。單拎出來的上唇部分就是雁鵝唇了，跟豬鼻筋、鴨舌相似，本着一個物以稀為貴的原理，讓每一個接近它的人，都能從心裏默念「且吃且珍惜」。說實在話，東北名菜「鐵鍋燉大鵝」的口味，其實見仁見智，畢竟鵝肉有韌性，要掌握好時間火候，有時候一桌的人圍坐，實在眾口難調。但這一盤雁鵝唇，是情真意切地一視同仁，爽口清淡，楚楚可憐的樣子任誰都會心生憐愛，不要花招，一種曲風演到底，這樣的優良品德，要多加推廣才行。

幸會雁鵝唇，以後，它就是保留曲目了。想到這裏突然又有點不安，用前菜拉滿的新鮮感，主菜知道了，會不會嫉妒呢？



負喧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人工智能

上星期，讀一名政要的文學專欄，見她對人工智能的不負責任大加抱怨，不禁開懷大笑。因為就在幾個月前，ChatGPT剛剛問世，各路名人紛紛站出來「帶風向」，認為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是大勢所趨，一些「含金量」不高的工作必定會被人工智能取代。而事實上呢？當ChatGPT誤將人大常委李慧玲譯作為現屆行政會議召集人、新民黨誤譯成「民主黨」，甚至出現「徐英偉小姐」，以至於幾百字的新聞稿最終不得不由「活生生的人」把關、方可出街時，我們是不是還會認為人工智能會取代很多看似初級的崗位？

也許，有人會說，人工智能也依然在發展，也一定會變得越來越成熟。但我始終認為，人終歸是人，就如同人工畢竟是人工。讓生活越來越美好，是人類發展的目標，也是必然。人工智能，應該是「美好」的一部分，但不會是全部。現在的人工智能，迎合了「貪圖簡便」的人性，所以，它能夠提

電影解說

講一次，再配上別人拍的畫面，這個視頻就是屬於自己了嗎？查了一下網上的說法，果然，針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很多討論。主流看法是，如果只對電影進行濃縮、剪接和講解，即純粹的「x分鐘看完xx電影」是很有可能被認定為侵權的，但如果在此基礎上加上了一些個人的觀點，比如評論、吐槽、分析、發散，就很可能被認為是「合理使用」。而且，只要不是在電影上映期間分享有「劇透」性質的情節濃縮視頻，就很難被認為對原作品的潛在市場或者價值造成影響，進而更難被版權所有方追責。

看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法律對於「電影解說」視頻似乎也沒有辦法。只能告訴各位，如果「解說」看到一半覺得還不錯，記得關掉視頻去看原片，一定更吸引。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責任編輯：邵靜怡